

避暑漫抄
螢雪叢說
家世舊聞
可
書



卷之四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避暑漫抄

陸游纂

中華書局

避暑漫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
今說海及歷代小史收
有此書說海在先故據
以排印

避暑漫抄

宋陸游纂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尙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明皇雜錄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瑀居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卽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卽其傳也。瑀居解頤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僎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羣客大笑。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妻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跳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即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解頤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褻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獨見錄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

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腥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垣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崑崙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中興紀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哀異記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薛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正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真相副也。唐史。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邪？大唐遺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曉齋集。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瀚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

三鼓淖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吟嘯集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醺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清異錄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鐵園山叢談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

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寧。慨然興大有爲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鐵園山叢談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羣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神史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

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鴆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能其肯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義談。

林中書彥振蠟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毫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義談。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遇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欲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卽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春渚紀聞。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

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肺。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異聞錄

有神降於鄭渚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廣異記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極負一子。寘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尙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仇池筆記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劊刀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旣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挈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中興筆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番禺雜記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
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
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亦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開見錄